



小說界

乙·盧

台州地方。風氣很不開通。雖有幾家書鋪子。可是除了教科書字典和幾部舊式詩文集外。簡直可說沒有一部新的小說能夠賣得到。雜誌本來是一件應時東西。當然更加沒有地方買了。所以我在台州。除了和幾位朋友談談詩文外。要想弄一本雜誌看看。很不容易。然而我一到寧波。就大大不同了。不要說書櫃子裏五顏六色陳列的。一大半是小說。便是商鋪子幾位夥計們。和他談論些現時小說雜誌的情況。到也很有趣。而且他們的意見。都從經驗而來的。換言之。就是含有許多愛讀小說者心理的成分。與編輯者和著作家專從自己片面理想的話不同。我今寫在下面。給編輯者和著作家作個參考。不過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從銷路一方面着想。但銷路的多寡。和作品的優劣。也很有關係。讀者衆君。幸勿以人廢言。這不但出版之幸。也是我們歡喜做文章的人之幸了。

我舊歲曾到了寧波一次。有一天。我走過一家書鋪子。見陳列的雜誌很多。我便跑了進去看看。恰巧那家帳房先生。從前也是讀書的。與我向來很認識。他見了我。不免寒暄幾句。他曉得我要買雜誌。便在書架上抽了一本半月給我看看。這一本是情人號。材料到還不錯。你要看。拿一本去看看罷。我那時忽然想到我在小說日報投稿。本來要想做一篇小說話。何不問問他現在雜誌的情況呢。因問他道。半月銷路如何。他道。半月的材料好極了。

新車最佳禮品

特別新車裝

大前門香烟

商英華聯總

小說

先生……

(續)

亮時

這位是現在堂堂皇皇的省議員老爺。你應當叫他一聲老爺或大人。你怎麼可以叫他先生。所以要被他打耳光了。你知趣些。趕快走罷。不要再等在這裏囁嚅囁嚅了。他若喊起警察來。要吃官司的。走罷。那販古董的到這時纔明白。知道戰戰兢兢。祇好有聲沒氣的走了。

原來那位少年是現在一位堂堂皇皇的省議員老爺。姓童。名叫左

生。你想他既然是議員老爺。怎麼可以叫他先生呢。應當叫他童大人。或是童老爺纔是。自從這事起了之後。一班人大爲憤怒。大家都說道。反了反了。現在世界。叫他一聲先生是極普通的。他倒可以打人。還了得。我們大家到刑事部裏去告他一狀。看他拿我們怎樣。這個聲浪傳到那議員耳裏。他也知道犯了衆怒。雖是議員也沒有用的。他也知趣。連忙差人出去調和。說願出五百塊錢。那些看他的肯出錢。就都道要八百塊。纔和你了結。那議員就一口應允拿錢。那些把五十塊錢與那販古董的做傷費。其餘的七百五十塊來修那茶館前面的街。原來那條街是七高八低。九不平。看上去似乎有一百年不曾修了。走路的人實在不好走。一個不小心。就要雙腳朝天。所以把這筆錢來修。修好也是一樁好事。後來修好了。就叫這條街做「先生街」。

這事過了三天之後。那本地的小報上登着一段評論。裏面有兩句很是發鬆。叫做「那販古董的又不是他的學生。怎麼可以叫他先生呢」看的人看了很是好笑。但是那位議員看了。不知道他還是笑哩。還是氣哩。

不是爲了酒麼

俞夢花投稿

一天晚上。黑雲四佈。狂風如吼。檐流浙瀝。那時李文生不知怎麼動了他的飲酒思潮。說到文生的性。很是古怪。他一天的功課就這一點。他簡直沒有一天改着。比較人家做事。還要勤勤咧。酒癮又到來。便叫丫鬟去買些洋油來。亮亮燈。那丫鬟心中念道。這樣狂風大雨。倒叫我買。實在討厭得很。剛才空的時候。倒又想不着。吃了人家的飯。和賠了錢。怎樣可以不去買呢。唉。天公啊。請你原諒些罷。一路囁咕走着。却被守門總司的媳婦聽見。便道。五妹。你爲什麼長吁短歎。難道有甚麼不開懷的事情麼。咳。不瞞你店主娘說。你那裏知道呢。因爲我們老爺又要喝那斷命黃湯了。叫我去買洋油。店主娘啊。你想有空的的時候。還沒有下雨。偏偏不教我去買。到這狂風大雨的時候。你

賭的下場

松·盧

王子才在一家錢莊裏充當小夥計。他年紀雖則才一十九歲。可是作事倒很能幹。寫也來得。算也來得。而且口才也很來得。還有一樁事。是別人所及不來的。就是他的性情溫和。無論店中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樂與親近。因此很得店主的青睞。就是同事們也都道他少年能幹。所以沒有三年功夫。居然由小夥計。逐步升到司帳先生了。

他的地位高了。他的性情也漸漸的變了。對於學徒們要呼么喝六了。對於小同事也不大理會了。這也並不能怪他。因爲這是一種階級問題。要是他不這樣搭架子。就好像失了身分。況且這個錢字。十個人倒有九個人免不了的。何獨書中的王子才呢。他這時候每天公餘之時。就到朋友家去碰碰小麻雀。打打小撲克。

道。這彩鳳是蘇州鄉下的女子。他爹是一個賣豆腐漿和乳腐干這等東西的。後來吃上了一口鴉片。把半生的積蓄吃完了。他年紀又大。人又有病。不能出去賺錢。眼見得一家數口都要凍餓死了。他們却和菜花阿七沾點親戚。老七每到蘇州。一定要去他們家住幾天的。此時老七的一個討人。剛正嫁人去了。想在蘇州地方買一個小姑娘去。也好再做生意。這句話進了彩鳳的老子耳裏。彩鳳的老子便存了一個打發彩鳳的心思。趁空兒和老七講了。說那彩鳳相貌本來不壞。人也漂亮體面。走得人面前。老七有什麼不喜。當時便和他老子磋商了一回。彩鳳的娘還說我們阿國有七阿姨提提管教我這愁點什麼。說了幾天。便說好了條件。是老七先付彩鳳的爹三百塊錢。以後做起生意來。再給他拆一成的帳。講明白了。彩鳳本人。却也甚為願意。過了幾天。就跟了老七。同到上海。剛到上海。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五

東越許廣父著

只媽媽虎學了兩三段京戲。馬上掛起牌子。出起堂差來了。却難爲了彩鳳。人是本來生得聰明。相貌也過得去。雖說初次掛牌。也居然有許多客人。替他捧起場來。所以第一節生意。就做得不壞。老七看他是有出息的。除了一成拆帳之外。又格外送了他許多首飾。又替他墊了五十塊錢。寄回鄉下。給他娘老子用。這等本家。可也覺得很難得了。那知就爲這五十塊錢。大傷彩鳳感情。幾乎鬧出一場大禍來。原來彩鳳生性。淫蕩得利害。……金鳳說到這裏。天揚忽然朝我笑笑。我怕金鳳覺得了。未免給他心虛慚愧。忙朝天揚使個眼色。未知金鳳覺察與否。却看下同分解。

第九回 貼淫俗僧人作賊 嫖名妓浪子拉車

却說天揚因聽金鳳批評彩鳳淫蕩的話。素知金鳳也有這種名氣。笑他沒自知之明。我怕金鳳聽了出來。這等都是絕頂聰明的

太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門前大英商英商總代理

讀者俱樂部

愛葵子筆記

D.G.

▲秦姑井 濟南中西醫院。相傳爲秦瓊之故址。但現無跡可考。只有古井一。曰秦姑井。至今尚存焉。

龍壇

每逢天大旱。吾鄉必掘龍壇。據云。龍壇乃一大石。在廟前之水溝中。若能掘得。以石擊之。則天即時大雨。去歲天故旱矣。吾鄉等人亦曾掘龍壇。但未得。問之。則曰龍壇想入地太深。是以不可得。因彼有入地之能力。或深或淺。任其所欲。噫。迷信何愚人如此之深耶。

老人還陽

數年前吾友某君曾爲我述一還陽事。茲記之如下。鄉有一老人。年七十餘。病月餘。甚危。亡何。長逝矣。至晚上廟去矣。(鄉俗。人死家人必先去土地廟。曰上小廟。晚再去。曰上大廟)家中只令一鄰老婦守尸。老婦胆甚壯大。時在冬季。寒甚。老婦乃燃草少許。近火取暖。尸忽從地起。(鄉俗。人死即移尸於地。)亦近火取暖。且曰。天真寒冷。而老婦亦應之曰。然。然若無覺者。既上廟者哀哭。至屋中見二人圍火談

笑。不覺大駭。急奔出。幸老人呼曰。我活矣。我活矣。何懼爲。速返可也。老婦亦言曰。老人活矣。汝等可前觀之。方知余言之不謬也。於是衆人始返。見老人果活。始弗駭異。但不數日。老人復死。從此乃長眠不起。

又一還陽者

吾村東南高古莊。有一鋸鋸者。王姓。忘其名。年三十許。病數月。忽死。但不半日復蘇。彼自言曰。我被鬼卒拘去。見閻君。閻君惡我所帶之擔子。(以盛鋸鋸所用之器具。因即命鬼卒送我回陽。另拘鄰女去矣。適其時。鄰女果殆。一時傳爲奇談。以吾觀之。彼或腦筋錯亂。胡思亂想。使之然者。但彼言何如此之驗耶。豈適逢其會乎。吾不敢言。但吾決不信有陰府。記之以資於博學之士。

再離之怪俗

吾鄉俗。寡婦再離。至吉日。以車或牲畜送至男家。並伴以女之親人。爲之送客。且必於早間至。恐他人之觀瞻也。既至。男家與女家鐵斧一。用紅布包之。取其下半世有福之義也。其迷信之深。可謂極矣。

放生池

濟南之姜家池。位於城外中西醫院之前。面積約三四方丈。內蓄鯉魚甚多。大者有長及四五尺者。水深。目可及池底。魚作深

人。那有不明白的道理。却何苦使他下不去呢。因此朝天揚使了一個眼色。天揚會意。便不說什麼了。好在金鳳也沒有聽見。仍就笑嘻嘻地說道。……他年紀雖輕。資格雖淺。他那胡調工夫。却真個不弱。此時已和一個唱花旦的北京人。勾搭上了。有了交情。那花旦本是三四路的角色。一個月裏。能賺得幾十塊錢。那裏管得他的揮霍。好一個大胆的彩鳳。居然也曉得拿自己抄來的小貨。和生意上派進的出息。不時的去倒貼他用。這等事情。聽說只有他家一個妹妹。(妓院中喚粗做娘姨大都叫做妹妹)知道得清清楚楚。老七近來事情忙。又吃上了口煙。也照顧不得許多。由他胡修暗渡。開有二三個月。彩鳳幾乎連衣服首飾。也給這花旦弄完了。這才給老七生了一點疑心。正在暗中提防。那該死的彩鳳。又因花旦逼他要錢。他沒了法子。只好推說家裏爹娘有信下來。要借五十塊錢。老七已聽他說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六

東越許廣父著

。節前所拆的帳。統統寄回鄉下去了。怎的這時又要五十塊錢。不由大大的起了疑竇。便對彩鳳說。錢是有在這裏。我不來帶你的面子。但是我見你近來常常沒得錢用。你們小人兒。年紀輕。不知世上的艱難。別拿辛苦掙來的銀子。輕易送到沒相干的地方去。幾好。彩鳳聽了這番說話。只道自己的秘密事情。發覺了。面上便紅了起來。況他千伶百俐的口兒。也講不出什麼回答的話。老七是何等利害腳色。見這情形。那有不知之理。因此益發咬定了錢是準給。但要我託人代寄到鄉下去。彩鳳無可如何。眼睜睜地。看他把白花的五十塊錢。託了一個便人。帶回去了。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一面那花旦還要時時刻刻的逼住他。并說再不給錢。他可要不客氣了。定要將兩方情事。宣布出來。給老七知道了。彩鳳可吃不了要兜着走呢。於是彩鳳怨他無良。和他哭吵了一回。究竟還是這

陸父貴文

。不願廉恥也。男女素不相識。適直同拜。奶奶經曰。二人來世必結姻緣。一女子素淫蕩。拜菩薩之時。適來後生亦拜焉。女固執讀奶奶經者。以爲此即我下世之丈夫也。熟視之。貌果翩翩。心大動。男子見其熟視也。亦笑迎之。同出廟門。女謂男曰。爾我既結下世緣。今生何妨先行好合。神既許我二人。必不我責。男子不解。但領之。遂與桑中野合。事畢。始述里居。相隔不及半里。由是往來無間。且增其夫爲賈大夫。謀殺之。伏於法。臨刑之時。大快。以爲來世結緣不遠。樂而受刑。奇哉。

仙方吃香灰。

迷信鬼神。不信醫理。有病輒禱于神。誤傷性命。不知凡幾。此俗最爲可惡。一吳某生子。方五歲。患時疫。延醫診治。略有起色。適外祖母來。溺愛外孫。嫌醫方愈病不速。代禱於觀音大士之仙方。藥不對症。又兼香灰一包。服下。病轉劇。再向觀音前許願。又包香灰回來。吳某堅不允服。曰。一誤豈容再誤。其外祖母迷信到底。私將藥罐易投仙方。又將香灰放下。兩服竟送兒終。尤復謂兒有前世冤孽之故。神人必不誤我也。吳某後竟無

胡新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何海鳴書贈對聯

之江少年孫綺芬自給國翻表
分小筆記詩文等類序言有樞
許指嚴貞少芹周劍雲孫漱石何如
吳雙旌齊羣吳東園顧明道鄭槐
眉守拙王蕙畹許指嚴胡姚羅廣
鐘嚴美孫吳劍門諸公題字有句
若芥鄭鴻鵠張丹斧王鈍根殷鶴
袁寒雲先枕現仙劍我壽梅何
十三家流出上卷封而題簽爲胡
小多至百十餘面書式而爲從來
名人法帖觀空前鉅製敬以售諸有
足通用函購乞寄上海伯頓路五

良友雜誌出版預告

路布

時近集其七年本作刊「浪裏」二卷內
遊樵包天笑天虛我生王兩神徐枕西
海宇定夷胡寄庵天台山農徐卓泉
謝慕俠諸公（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
八諸公「破謬」上說徐天嘯詩盧父洗石
大笑徐秋亞何海鳴周瘦鰭賈少芹趙
春海許廣父嚴笑孫范君博王繡
路公海外名士惠題詩詞連八百
君用土等瑞典紙鏤影印題字
古書所未有者可作詩文書華讀可作
識者洋裝一百冊實價一元」郵花電
號綺芬收

老九綸廣售春令貨

●老九綸廣售春令貨

老九綸綢緞洋貨局。自上年遷至南京路後。營業甚為發達。經理呂葆元君。因鑒於春令已屆。故於日前赴蘇杭採辦春令適用之各色綢緞。又運到歐美優良之呢絨。

爲完備。惟該照相館以拍電光之
小照相爲最聞名。收費甚廉。照

先施公司綢緞部。日來天氣漸行溫暖。故該部之春季各種綢緞。銷路極暢。近又新由杭州等處。運到該公司獨有之定貨數十種。花式新穎。且極精美。該部并定於今日起。添設廉價部。將各種應時佳品。陳列一處。特別廉價。以示歡迎購辦春貨之顧客云。

●**競芳照相館廣增新**

布景

南京路競芳照相館主人席君少珊。自開辦競芳以來。營業頗稱發達。相隔日可取。故遠道來滬之遊客。以及出洋之拍護照或照片等。頗爲衆多。該館專藉電光拍照。其價格由五角。至七元不等。所有顧客。以五角拍一打之小照片者爲獨多。拍三十六寸之大照相。取價七元。故營業海爲發達云。

●**先施綢緞部添設廉價部**

式新穎。且極精美。該部并定

時佳品。陳列一處。特別廉價。以歡迎購辦春貨之顧客云。

競芳照相館廣增新
布景

京路競芳照相館主人席君少珊
開辦競芳以來。營業頗稱發

多屬舶來品。國人用度雖廣。而

內各菓。若桃梅梨山查等類。製成各種菓子醬。已昨該公司持由南京裝箱運來海上。托泰豐公司代售。以廣銷路云。

康成酒廠

查該廠設於漢口並設分廠及總發行所於上海法大馬路東首所有出品之星象商標各種花果露酒均經盧君星潛精心研究竭力改良所用原料均係採選國產加意製造故其出品之優美實駕乎舶來品之上現在銷行於南洋羣島暨國內各埠以及長江流域無不大受歡迎日形暢旺按各色洋酒每年進口數達鉅萬金錢外溢漏卮堪虞尙望愛國同志互相提倡設法推銷以冀挽回利權表揚國產本會有厚望焉

中秋月

王猷

天地吾人事恍惚，問天不如問明月。皎皎一輪聽無聲，照見古今察毫髮。月夜何曾偏瀟湘。月圓何曾分吳粵。清虛常在廣寒宮。輝彩不私帝王闕。君不見阿房宮出蜀山兀。楚人一炬灰巢窟。又不見德與兩大強軍閫。聯軍一呼根斬伐。噫嘻人事有代謝。惟此月明永不沒。沽酒十千莫解貧。人生百歲亦倏忽。狂歌當窺霓裳曲。食瓜何用采薇蕨。昔人春夜飛羽觴。至今猶傳金谷罰。况乃佳節十五夜。到處桂花香氣勃。長江大河深可至。崑崙泰岱高可越。千秋萬歲身可久。上下古今微可發。團團圓圓高在上。我拜階庭心迎謁。浩浩蕩蕩照無遺。我把冰壺作寶筏。

逸素子先生之廣東

今朝風滿大江樓。淡水寒煙送客舟。猶幸先殘南浦柳。臨行不致

鎖人愁。
去後情思逐晚潮。徘徊江上意蕭蕭。月明今夜知何處。總在關山第一橋。

焚。而靈柩前方之門扉。距柩不過五寸。堂屋樓上木料甚多。墜壓柩上。皆成爲灰燼。而太宜人之靈柩獨無恙。百思而不得其故。人皆以爲神靈保護。爲生前減糶之報施云。

先資政公知萬州時。有幕友張棣堂。一夜夢一青衣人。跪乞救命。

經說

文章九解十二

賞悟得。既不能悟。又不忍辱。而眼前在在作亡國景象。與其日坐愁城。無計遣發。固不如上跡古人。一死謝國。顧一死便能自了邪。誠慮憂念之忱。得隨死而未已也。抱此意緒。往復煩言。灑灑落落。戀戀摯摯。無一句浮詞。無一語做作。千載下讀之。猶想見其纏綿悱惻之情。爲之歎歎不禁。查惟千古至情之人。爲能成千古至性之文。跡其旨歸。上燒三百。豈後堆砌牽扯之輩所能夢見及之哉。

(完)

辛酉消閒錄(十三)

抱蜀
外王母羅太宜人。助外祖張公春和。以力田起家。富甲一鄉。每遇歲歉。太宜人輒商之外祖。減糶以濟鄰里。數十年不懈。壽登八秩。子孫衆多沒後停柩中室。尚未安厝。偶不慎於火。堂舍被

紫藤花館詩話

張璣位光祿。妓妾盈房。或譏其衰老。璣曰。生平嗜好。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見齊書。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買妾。東坡作詩。有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髮毛蒼句。見古今詩話。鍾情如二張。無乃甚矣。無乃甚矣。然當櫓粗言歡。鉛華侑飲。正吾輩嘲風弄月。可藉以鼓盪神襟也。乃或以老大大自傷。或故示以高年碩德。岸然操一副尊宿面目。能免方頭巾語耶。輟耕錄載龍巖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顧先生酬之以詩。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云。菖蒲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觀此可以想見前賢風致矣。

張裕淮南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禪智句殊新。查揚州煙花之地也。此人所不能道。

唐穆宗時。有征婦寄衣與夫詩云。夫成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

大英商
門前大
總代理

局局廬趣談
眉子

世多以耳爲目。侈口低昂。有被人竊笑而已不自知者。古人亦間有之。略舉一二。以資解顏。張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至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詡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見南

古今名人衛生談

醫隱廬主孫緯才著

動靜 導生箋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
緯才按所謂靜者。非必其閉門
兀坐屏絕動作之謂也。人生於社

叢談

叢談

● 奶奶經 (十三)

眼皮內生瘰癧。號曰偷針。有某丫環。生火瘰。甚痛。適主母尋針不見。冤丫環偷竊。丫環不認。主母曰。爾已生偷針。證據確鑿。尙欲抵賴。狂打不休。竟將其眼珠戳盲。殘廢一生。忍哉。

穿衣縫衣不講話。

衣者身上。偶有脫線。令人隨手縫之。此時衣者不可講話。如其講話。奶奶經曰。有人冤枉你做賊。有一孩已十四五歲。初長知識。衣角脫線。母爲之縫。囑曰。此時勿講話。已縫畢。剛剪綫頭。兒問曰。可以講乎。母曰。尙未。是日出門。親戚家適失物。罵賊。兒聞之。以爲借罵已也。歸家憤不食。母問之。具以告。至夜。兒竟縊死。迂哉。母痛其子。命控諸宰。宰立決其母。償子命。判曰。該婦熟讀奶奶經。今日害子。將來害人。擬諸不操刀之盜。速殺毋貸。此亦大快事也。

男女同跪拜菩薩。結來世姻緣。

廟中大拜墊。如矮板桌。可容七八個人匍匐。忙雜之時。先到者跪於中。後到者即旁跪。男女不避嫌疑。女子平日頗飭廉隅。拜菩薩之時。祇知誠敬。